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五燈會元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坦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待詔_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_臣俞昌言

欽定四庫全書

五燈會元卷十

宋 釋普濟 撰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
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
覺師盛化於明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

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為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腳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腳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

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師曰
在心內藏曰行腳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
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
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
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進師
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
崇壽院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
圍繞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卻參真善知識少頃陞

座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大衆久立乃曰衆人
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
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
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
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
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
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
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叅之衆常不

減千計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為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為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

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
即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
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
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
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
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為
不知根本真實次地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
是直到三祇果滿地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

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卻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為甚麼對月師曰為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

巧偽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為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卻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

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
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
是清淨法身師曰總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
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
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
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真之道
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
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

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
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
問如何是諸佛元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
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
名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
僧甚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
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師後住清涼上堂曰出家人
但隨時及節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為已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為自己去蓋為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

是没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
隨時過好珍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
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麼法當
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閒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
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
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
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
你道是第二義師問修山王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

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

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

東禪

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為甚麼不肯及乎再請蓋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道上

座有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

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

此語僧參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

東禪齊云上座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明肯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

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

曰江西一隊老宿竊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卻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

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羅聲

歸宗柔別云和

尚擬隔礙

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

邊曰總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柔別云和尚祇是不信某甲

有俗士

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

箇是汝心士無對

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卻成容易

僧問如何是第二

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

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

絲頭

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師指斃子曰識得斃子周匝有

餘

雲門云識得
子天地懸殊

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

今師因患腳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
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
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因開井被沙塞卻泉眼
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
代曰被眼礙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
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
麼心行師便休去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

名甚麼兒無對

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

師卻問僧若是孝順之子

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

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

有老

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

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

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
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
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
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
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
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
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
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

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
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
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
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
引公卿李建勲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
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旃報慈院命師門人
玄覺言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青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為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祇

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
去師後於通元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
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又問疎
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
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為甚麼不說曰箇中不
辯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叅五十四員善
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
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叅問但隨衆而已一日法眼上

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氷釋遂以所悟聞於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
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
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山覩智者顓禪師遺蹤有若舊
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
王為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
為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

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

即螺絲也

屢言於

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王遣使及齋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世矣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

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祇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為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

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艣棹
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
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
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為甚
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
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

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為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千同一真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間六根俱泯為甚麼理事不

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
在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
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
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
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為麼
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
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
法天地懸隔假饒荅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顛倒知

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
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為甚
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為多虛少實上
座不如從腳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
門與上座作疑求釋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
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
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
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師後於般若寺開堂

說法十二會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
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
峰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
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
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為甚麼
卻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為甚麼亦
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
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

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無不盡露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即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令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曰你答

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顛倒作麼問一身即無量身無
量身即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
靈山今日親覩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
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
易何以故為過去未來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
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上堂
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曰分
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

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卻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為甚麼卻不知有師曰卻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為甚麼卻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卻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豎深淺

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祇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上
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
甚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
卻眼塞卻耳塞卻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
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
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
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
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

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上堂僧問天下太平
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
誰是學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
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
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
寂寥師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閒獨自遊去
也師曰亂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言

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
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
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
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
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為法身無
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
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為分外識心

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

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
重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
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
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
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鼗鼗鼓一頭
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
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
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

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
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
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為世界
悉皆明現乃至無為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
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
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
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
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况建置如是

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
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上堂僧問古
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
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
空法空向去諸緣請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觀王
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撓問教
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
伽共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

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
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
若現前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牆壁瓦礫
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上堂僧問承師有
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
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
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
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

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
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
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
不會去若一向纖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
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竝無得力處
此蓋為根腳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
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
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

未有一時不為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緣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

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上堂僧問觸髅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觸髅常干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

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
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觀者
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
打虛空鳴磬磬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
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
袴打一棒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
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
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

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
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入對便
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
隱藏無刹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
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珍重師因興教明和尚問曰
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鷄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
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
勒身長千尺為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卻會

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在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為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於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叅問如常二十八日集

衆言別跣趺而逝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衆祇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

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奈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卻成不妄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為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

祇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
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幘子畫將去且恁麼信
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
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問百骸俱潰散二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
師曰百骸一物一物百骸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
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
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

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
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
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次住金陵龍光
院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
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即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
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為樂主來或有
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
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即不會問上蓋一曲師親唱

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即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卻來與汝大意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為大衆答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卻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卻

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
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
國主為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
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見分析次異日
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
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祇有十數人
在諸方為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麼若錯指教他
入水入火落坑落壑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

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麼生商量言語即
熟及問著便生疎去何也祇為隔閡多時上座但會我
甚麼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為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
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麼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
得名為觀自在珍重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
僧臥疾強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宛然化城且
道作麼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遙須且前進
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說箇道理看是

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麼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
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祇要汝開口如今
不知阿那箇是汝口爭答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麼但
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
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
道侶主事小師皆赤心為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
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
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

沉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眼指雨謂師
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
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
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
悟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
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
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

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為甚麼卻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為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強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渡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為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
師曰寐語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
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
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
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
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
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

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
落在甚麼處為復是觀為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
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
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
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折人皆覩達本無
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
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
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

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
證法師於何處答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即得乃曰一
問一答也無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
事故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
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旣到這裏且說箇甚麼即
得還相悉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
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為之化若
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

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清列何以故古人
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珍重僧問如何是空
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
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
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僧看
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為甚麼看寶積經僧
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

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
會那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
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卻請回車珍
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腳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
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叅未審叅見何人師曰唯有同
叅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叅
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
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

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為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
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
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
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
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算兀然無事坐
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
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

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為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峰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腳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

下切腳也古人云叅他不如自叅所以道森羅萬象是
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叅得與
善財同叅若不肯與麼叅卻歸堂向火叅取勝熱婆羅
門珍重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
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
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終于本山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眼問
曰子於衆請外看甚麼經師曰看華嚴眼曰總別同異

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憊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毛毳徒為王侯所重在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開大

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
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
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
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
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卻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
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叅取古佛叢林無事久
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
曰覽師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

早被上座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
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
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
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達磨西來
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冊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
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覲面
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劒擬殺何人師曰止止
曰如何是劒師曰眼是問諸餘即不問向上宗乘亦且

置請師不答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衆叅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

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內禪
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一
日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
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
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僧無對僧問如
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師尋遷
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師敵論
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

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
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
天台山巍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
學來者皆服膺矣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府中問法命
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
翠巖令叅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
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
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巖長老問

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曰某甲不患聾師曰
果然患聾師復舉雪峰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
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
雪峰即今在甚麼處

法眼別云祇
今是成是壞

宿無對設有對者亦

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普照禪
師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
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
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卻目前

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則委是去也
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
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伸問是甚
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真跋涉直下西
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朵見
精明樹幾枝枝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腳人叅
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

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閒坐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卻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麼生坐師聞鳩子叫問僧甚麼聲曰

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
國主建報慈院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
師之號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
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
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
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
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
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

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僧問國王再請特
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
恁麼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沒交涉問遠遠投師
請垂一接師曰卻依舊處去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四衆諦觀
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知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
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

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為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即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

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即不是問的的西來意
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為
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
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
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
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
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

信根荷擔得起始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為器用亦
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光屠拋下操刀
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
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旣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
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
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為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
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
古佛心師曰何待問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

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為衆演法適來見維
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
義若這裏忝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即得然
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
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明亦無法
可得與人祇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構取古人雖則道立
地構取如今坐地還構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
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

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於本院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麼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甚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為甚麼將供養真師曰也祇要天使識

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顏甚奇妙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蘓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
太虛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
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
我滅據此說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
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閒施主衣食不易
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麼珍重僧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這箇消息問如

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
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
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
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為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
麼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答問
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
聞箇甚麼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甚
麼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脫

卻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
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起滅唯法滅
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
為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
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
師曰汝不會我話

漳州羅漢智依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
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

莫將為等閒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為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腳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闍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

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
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
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
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
餅餤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
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
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
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即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裏山門下寮舍裏叅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界師曰棲賢有甚麼境界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總來這裡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為伴行住坐臥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叅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卻不知且道看卻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為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

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也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即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弈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

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
若未會可謂為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即有窒礙
為對為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
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
乎悟去亦不為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
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
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祇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
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

履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
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答爭似汝舉問佛為
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
麼則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會真
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
謁於法眼述已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
還義師曰是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麼

師憐然無對眼誠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
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上堂天人羣
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方共凜靈光咸稱
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
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
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
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巖山巖崖還有佛法也
無師曰汝喚甚麼作巖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

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斡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問僧從甚麼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卻許多山

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總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為
已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總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
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今汝真
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
眼目甚分明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祇據如今誰欠
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
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

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
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叅師曰物物本來無
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
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
樂麼諸上座鶴脰長鳬脰短甘草甜黃檗苦恁麼揀辨
還恁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
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
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

家風師曰無汝著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
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
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
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
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
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
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答
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

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隨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撫州黃山良匠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

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為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

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
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
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
到此為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
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
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
前何不禮拜蓋覆卻眼撼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
終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

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卻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尙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

師曰汝立地見么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
曾道著也未曰祇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
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璃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
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
是不遷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
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腳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
曰少瞋睡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

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毘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說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之言師曰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

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為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
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之署達觀禪師上堂夫欲
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
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懷狹地他古人道沙
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
歎讚歎不及比喻比喻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
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為甚麼自生界劣枉受
辛勤不能曉悟祇為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為如

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為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
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
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
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
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
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峰棲玄蘭若

高麗國道峰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

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
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為諸上座
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
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
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
閒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山僧効諸方
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

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為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

而逝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烜赫地亘古亘
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
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
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卻不會
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折人皆覩般
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
則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

祖時為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為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兮寥廓郢人圖鴈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廬山歸宗策真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

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閒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塵刹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

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
為宗未審和尚以何為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
四緣師曰莫亂道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
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師請師一接師曰
好入處雲蓋山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
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

叅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構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良久曰文

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
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
真箇衲僧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
問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
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
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祇如此未必便
言歸問久負沒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
側耳師曰賺殺人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明上

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爭除卻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真行腳人也便下座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

即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
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
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
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即有眼不見無眼有眼
即常無眼即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人辭去泐潭
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叅請
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

到泐潭不審馬祖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曰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宣州興福院可勲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
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願開甘露門
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
曰恁麼則莫相屈去也師曰閒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
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杭州奉先寺法瓌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出世天雨

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
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
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
無邊刹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邱請開堂師陞
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為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
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為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
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麼問師

常苦口為甚麼學人已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麼處不明
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
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
登慧日峰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麼曰恁麼
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
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
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麼還辯

白得麼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為何事
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來曰恁麼則成
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國靈鑒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
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癲漢著

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
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
尺璧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

裏唧螻飛上天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卻石耳峰我即向汝道

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
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
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
屬翠巖叅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
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為師執勞供衆都忘身
宰衣不繒纈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
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斥鷃巢於衣襪中暨謁韶

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

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為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

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
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
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
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
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之禮奉金線
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
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
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絕絲毫底法師曰山河
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
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迭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
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温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
顛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師曰我知汝錯會去
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

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於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參國師賓主緣

契頓發玄秘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修有一神人跪膝
於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
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

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

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

凡折退飲
食及涕唾

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
呪發施心而傾棄之

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

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
衆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

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
卻於別峰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
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
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
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還信得及麼僧
問叢林舉唱曲為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
曰恁麼則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
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學

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為法行腳不憚勤勞如雪峰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叅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閒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即為汝說時有僧

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
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
僧無為無事人為甚麼卻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祇
為無為無事僧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
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
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
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
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為終老之所師每攜大扇

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卻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為甚麼不接師曰為汝太靈利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

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為諸人舉一句
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
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間
言語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參天台國師得
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日付
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

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
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
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
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
師曰千聖是第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上
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
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
西來意師曰未嘗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

問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溫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大師
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為僧正師
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遂回
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
聞於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
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
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

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
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
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卻靈利問
如何大作佛事師曰嫌甚麼曰恁麼則親承摩頂去也
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
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
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
不似蚰蜒急開寶七年示疾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

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向師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闇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

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眾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鋤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腳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

卷十
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
各寫法名唯師不開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
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
誠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觀
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温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
光為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
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
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
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
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為諸仁者區別縑素商
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麼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
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
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麼則闍黎怪老僧去也曰
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

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
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
於常熟本山院創甄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
三年八月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
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去也
師曰珠在甚麼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
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

適來向汝道甚麼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曰其令不行
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
總見汝恁麼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
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辯光吞萬象事難
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
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
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
之上堂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

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
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麼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
曰適來向汝道甚麼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
起山頭結子空華生兒石女且作麼生會莫是和聲送
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麼莫是有名無體異
唱玄譚麼上座自會即得古人意旨即不然旣恁麼會
不得合作麼生會上座欲得會麼但看泥牛行處陽燄
翻波木馬嘶時空華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

立珍重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罷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麼曰恁麼則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叅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麼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麼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
因甚麼說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
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為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
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倚似曲纔堪聽又被風
吹別調中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温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
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如何
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

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
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
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叅次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
是妙善臺中的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麼
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
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
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

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越州稱心敬璉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卻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卻是汝孤負我

福州嚴峯師朮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顚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

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峰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
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
地問如何是華嚴境界師曰滿目無形影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
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冠衆多聞

強記時天台門下推為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
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為何為津梁師
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問無根
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覺
禪師為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室蒙授記

翦復歸永明翊贊迺師海衆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

本朝

賜開延請住持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

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
闍黎照燭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
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昔時師子吼今
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
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
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 知即無明本 知見無

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
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
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
事豈從鷄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為君
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
三日門人啓棺觀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
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誡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
訖復入棺長往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
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
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
竊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
開何曾壅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
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
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
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

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祇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吃茶但恁麼叅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為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

甚麼作心念秋夕忝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颼颼寒
星列空蟾魄高堵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温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忝天台國師導以
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即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
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
膺如讐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讐不同所
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
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

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
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
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
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今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
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繭絲日唯一食終日宴
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
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
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擬然地還會恁

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叅學未
必學問話是叅學未必學揀話是叅學未必學代語是
叅學未必學別語是叅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
語是叅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叅學若於如是
等叅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
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
人若也叅學應須真實叅學始得行時行時叅取立時
立時叅取坐時坐時叅取眠時眠時叅取語時語時叅

取默時默時叅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叅取既向如是等時叅且道叅箇甚人叅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叅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

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卻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
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
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即下師
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
妨驚惶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
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
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
有會云東家即君子西家即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

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東家作驢又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即下這箇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

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
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
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
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
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
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
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戶
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

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爽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
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為復唯是你等心為復非是你
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
為甚麼所對之物卻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若
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
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畱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
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
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

如畫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畫稟命即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叅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畫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畫曰也祇是如畫師曰你問我畫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
陀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
曰咄這旃陀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息
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
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
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恁麼未稔和尚尊意如

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
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
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荆棘林中
無出路請師方便為畚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
到此師曰閒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
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
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
瓦礫師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

丁酉九月示疾鐘聲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
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
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
後方便諸人向甚麼處見為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八十
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
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瓊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
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聳禪師法嗣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
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
也須領話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大地是真
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叅取僧問羅
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
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
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

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卻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峰前月輪皎皎

衢州澹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澹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麼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
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沒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
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畐
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
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
之法且作麼生說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

相畱塞虛空為甚麼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
腳下底曰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
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
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瞋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
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

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猫
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卻今朝耶舍
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拋下
猫兒便下座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問
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礙汝問求之不得時如
何師曰用求作麼曰如何即是師曰何曾失卻問如何
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
在甚麼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為事孤潔時謂之
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
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
于寺之東南隅

百丈恒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

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麼則物物盡沾恩師
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
來日又作麼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
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師曰猶
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
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叅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
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
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

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
啜噉看便下座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
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問答
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
爲藏拙何期今日入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旣藏
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
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
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
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
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勅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
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此意不小

永明潛禪師法嗣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温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

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
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
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
後叅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所遺衲
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
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
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
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

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劒師曰不
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普請次僧問鉏頭損
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
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
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
真如此施為全真智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

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依如此相貌也無師曰
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為一人衆多亦然
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
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
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
退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

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言導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為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得及各自歸堂叅取下座後卻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叅取聖僧聖僧還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為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靈臺境師曰前山
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瞋睡漢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
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梵僧笑
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
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揚州人也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為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即為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

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為諸人各有本分事
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
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
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
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
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
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
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峰曰

銅餅是境餅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峰便
拈餅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峰甚奇怪要且亂
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少室靈峰住九霄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
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怎麼則穿雲透月

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趣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徧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鉶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即便飽食而止拘執至道二年

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
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卻汝性命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
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沒交涉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
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
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
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麼生師曰一
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為甚麼卻不見佛師
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則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
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南康雲居契瓊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
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麼處得來曰恁麼
則不虛施也師曰卻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
不及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不令人讚歎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
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
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疎曰忽遇客來作
麼生師曰喫茶去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雪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

排你處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
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卻是大衆鈍置闍黎便下
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
恁麼則禮拜而退師曰得箇甚麼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
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

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
師曰知過必改

荆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是
行腳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
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
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

頌曰看經不識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
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卻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
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洪州大寧院慶璵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盡
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

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
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麼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
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
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卻天晴更問箇中意鵲鳩生鷄
鷹

功臣軻禪師法嗣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
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何是平等法

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卻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祇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

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
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
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
勒無門無善財若也入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
忉忉久立珍重

蘇州吳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
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
平等法門絕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

行之久立珍重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旣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刺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腳跟下看曰

金剛經卷第十
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
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即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填曾直
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
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
來曰恁麼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
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

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
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慇懃於
座右莫不祇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
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莫嫌冷
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
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尙家風隨曰赤土
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
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

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
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
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
此不明徒自矻矻辛苦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
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
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峭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
法王有大陀羅尼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

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
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佛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
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
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
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
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已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嘉歎

欲啓幣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
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
諧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
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
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
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
力為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
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

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為人高簡律身
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
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為我少畱一
日款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
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維為僧祇合居巖谷國
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
累雅愛跨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挂角上市人爭觀之
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嘗與師為方外友每往謁至郡

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黃
牛角上挂鉗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
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
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
勝絕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
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
吟笑達旦率以為常九峰韶禪師嘗客於院一夕將臥
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峰唯唯

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峰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
湯一盃峰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
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
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
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
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
是泊然而逝

青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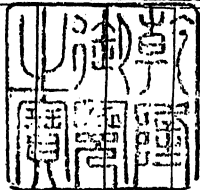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

打殺與狗子喫卻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
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
眼久立珍重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耳畔打鐘聲

瑞巖海禪師法嗣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
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五燈會元卷十